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六

朱國禎謹輯

北征

永樂七年二月命　皇太子監國　上如北京先是
上方渡江虜稍出沒塞外未敢大入壽立本雅失里爲
阿漢衆情未附　上遣寧陽伯陳懋左都督何福等出
兵爲哭答蘭等聲援答蘭者歸正都督吳允誠之子自
陳受　朝廷重恩願率精騎巡漠北以展報效許之且
益以兵者也時方大發兵征交阯次第剿平而　上重
念故都且虜時時窺伺非大征不能勦絕遂率禁衛北

上集西北騎士聽征九月壬午發京師戊子謁　皇陵
上親負土益陵諸大臣皆從之三月十九日壬戌至北
京丁丑遣給事中郭驥同都指揮金塔卜亥書諭本雅
失里賜彩幣六月百戶李咬住等歸自虜中言虜為兀
剌所敗殺郭驥裒散卒欲襲兀良哈諸衛　上怒申飭
嚴備七月三日癸酉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
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騎十萬往討之戒諭相機而動
仍詰本雅失里殺信使之罪諭且親征八月十五日甲
寅五將軍敗沒臚朐河　上聞歎曰福不從吾言以至
于此而將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過郵死者之家書

諭　皇太子決親征仍詔瓦剌順寧王虜得我軍旗幟器甲詐以攻王愼勿墮彼姦計命尚書夏原吉等措置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輪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等議餽運自北京至宣府各倉逐城支給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一城酌量貯糧以俟回食留兵守之虜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從之名其城曰平胡殺胡諜報虜欲掠開平勑成安侯郭亮等謹隄備遣人奏事須取間道行朝廷

人至亦驗實毋忽畧
八年二月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輔之初十丁未
發京師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十三日出居庸
關次永安甸五色雲見由宣府大同度德勝關上野狐
嶺　上謂諸學士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癸亥　蹕興
和閱武營外時天霧忽大風陰晦　上曰霧且至命軍
士亟回及營雪下已大風復霽英國公張輔自交趾入
見命提督宣府等處操練勑清遠侯王友循野狐嶺抵
德勝關口武安侯鄭亨往宣府萬全督運三月丁卯朔
令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武安侯

鄭亨督左右哨寧陽侯陳懋廣恩伯劉才督左右掖都督劉江等督前哨都督薛祿而下各統精兵聽調初七日發興和　蹕鳴鑾戍指示諸學士曰此大伯顏山東北可至開平順寧王馬哈木貢馬謝恩初九日大閱誓師明日兵行次凌霄峰登絕頂顧諸學士曰此小伯顏山也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虜尚倔彊果何所恃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士足用矜凡供具減半十六日兵行諸學士逾道發哨騎獲得之次五雲關野燒迫近行營　上親仗鉞視之分二道繞營外而去十八日次錦水磧前鋒報見虜蹤跡下令軍中警備明日進兵

二十日次環瓊圖二十二日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兵行次小甘泉明日進次大甘泉二十九日次清泉源去營三里許平地泉躍出味甘洌士馬飲不竭賜名神應泉四月四日庚子夜營中刀戟皆有火光五日次屯雲谷六日午次玉雪岡七日次玄石坡製銘勒石于立馬峯日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立銘與之悠久晚有泉躍出於地賜名曰天錫八日次鳴轂鎮掘井不可飲忽雨作晚至歸化甸泉出于地名曰靈秀十二日至楊林戍泉出于營西賜名神貺以深入虜地免諸將朝十六日壬子次禽胡山頂有巨白石刻禽胡山靈濟泉大字銘

勒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十七日壽節免賀順寧王馬哈木使人來朝宴勞之次廣武鎮山下有泉賜名曰清流峯曰靈顯翠秀山多靈異登者必有風雲勒銘曰于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所經多無水每有泉湧出或風雨得濟二十四日庚申次威虜鎮乏水以駝載御水分衛士日暮　上未食候軍士盡食乃食二十六日次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死剌歸聞京州土達叛命都督史昭勦之明日至長清塞賜泉名玉華夜漏初下　上立帳前觀星謂諸學士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又明日

至順安鎮五月丁卯朔賜前高峯名白雲遙見臚朐河過山四望而下臨河賜名飲馬河駐河上名曰平漠鎮三日順河東行至祥雲巘明日至蒼山峽哨騎獲虜諜五人來獻八日至冢翠阜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知虜在兀古兒札河聞大軍出塞欲同阿魯台西走不從致亂互相賊殺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阿魯台東走日暮 上命諸將悉渡河九日命王友劉才留大營河上築殺胡城駐兵 上率精兵賫二十日糧循河追取之十日癸闕喜岡諸將以次前進十一日至平虜寨用韃靼百戶爲鄉道徑趨兀古兒札河 上策虜西走大

軍北行必至相左欲從西北要之百戶云披中回塞將
何所往至即可擒　上從之十二日兵至果道賜河名
清塵夜倍道追之十三日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窮促以七騎
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仍命劉江梁福追之遂　畢
滅胡山十五日諸將各以俘來見皆釋之旋師至五原
峯祭斡難山川賜名玄冥河次河上與大營合發捷書
報　皇太子下詔頒師二十一日命王友劉才率將士
先赴開平物郭亮運赴應昌尚書吳中運赴禽胡山遂
征阿魯台二十四日次蟠龍山二十六日次定遠鎮遣

梁廳諭祭去年敗沒將士其陷虜人多得脫歸六月丙申朔次凝翠岡朔日經潤樂海子周圍千餘里斡難等七河洙之賜名玄冥池六日次清楊戍戒將士無妄殺八日次飛雲壑兼程前進九日早哨騎報阿魯台聚衆前山谷中 上先帥數十騎乘高覘軍勢曰已悉破虜之方矣亀諸將度山結陣左右相拒數十里虜出沒山谷間且迎且卻少頃請降 上以虜多詐欲緩我師勑諭之阿魯台欲降爲左右所沮又遣其甥朶兒只輸欵上賜酒遣使偕往阿魯台太息終不能決 上知之嚴陣以待虜歛兵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我

軍大呼疾進阿魯台驚而墜馬死傷塗地衆潰散追奔
百餘里阿魯台携家屬遠遁時熱甚少水收兵明日雷
雨大作軍中足飲十一日　上率精騎前進諸將殿至
長秀川兩岸輜重牛羊百餘里盡收之焚其餘十二日
追至回回津發銃砲斬名王以下百數人十四日發廣
漠鎮諭諸將曰虜雖潰散必有潛伏窺伺者須擒之命
諸軍先渡伏騎數百于河曲步卒持銃後行而實土于
囊載以誘虜戒曰虜至伏中舉銃伏兵出應之　上按
精兵最後發虜望見所載競進果入伏中銃發伏兵盡
出虜亟回走　上所率兵隨至虜窮急復奔渡河馬陷

生擒數十人虜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伺者訊所擒者兀良哈部下入朝受官復叛附阿魯台悉斬之十五日次寧武鎮降者相繼接捷報　皇太子十六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二十五日還至永寧戍王友等紆道不相及其軍士乏食多死者　上怒切責之二十八日至金沙苑勑張輔收王友等制諭就領其衆扶載病卒一人者賞鈔五錠晦日乙丑　皇太孫文武迎鑾表至行在所七月二日丁卯次開平宴將士頒給所獲牛馬　上始肉食八日次獨石明日次龍門　皇太子遣尚書金忠進迎鑾表詹府丞陸中善進袍服　上諭俟

入關諸將俱易服乃易未晚十七日壬午駕至北京御
殿朝賀大宴陞賞有差安遠伯柳升進爲侯十月　駕
發北京十一月還京師
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入貢多所
求請表詞悖慢且拘留物使合黑撒答等　上怒命中
官海童賫勑條責其罪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
必舉兵致討三月發京師　皇太子監國　皇太孫從
四月至北京勑大同寧夏甘肅會兵從征五月韃靼太
師阿魯台來奏馬哈木弑其主收傳國璽立荅里巴爲
主請發兵願率所部爲前鋒別部十顏不花等亦以爲

言命姑俟來春十一月勑將士嚴兵各邊哨騎守瞭有
失皆斬諸將先行邊大會兵北京
十二年二月命成山侯王通往宣大閱所調軍馬巳酉
上大閱近郊庚戌安遠侯栁升領大營諸將分領哨掖
前鋒會和寧王阿魯台使至言馬哈木今遣乞塔五率
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靜于是命劉江等先往興和營
于城之西山兵哨瞭又命譚青率右掖兵往興和操備
三月十七日庚寅　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壬辰駐
龍虎臺勑居庸關長安嶺守將凡從征官軍非奉令無
擅令出入丙申駐雞鳴山晉王濟熺以罪召至命留宣

府侯回鑾處分戍戊至宣府庚子發寧遠鎮有兎起于
馬前　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辛丑至萬全命忻成伯
趙彝建平伯高福尚書吳中郭資等督運四月甲辰朔
駐興和大閱己酉頒軍中賞罰號令壬戌至小甘泉以
砂磧大陣難行命疏隊衙次而前乙丑阿魯台遣使來
朝丁卯駐屯雲谷虜酋李羅不花等來降送之北京己
巳駐玄石坡令將士愛惜戰馬五月癸酉朔駐楊林戍
催糧運至偷胡山因瓦剌在西阿魯台在東多詐走使
相結命前鋒劉江虜騎東西走者皆執以獻以官軍守
糧悉遣還民丁丁丑命各部尚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

皆爲督陣官己卯駐香泉戊命軍士各賫糧以行辛巳至廣武鎮遣指揮蔡不歹往覘瓦剌戊子至喜川命劉江先發精兵往伏馬河偵虜辛卯至連兒灣都兒有海子水清冽賜名曰蒙山海將軍行二程之水甲午至過泉泊前鋒報虜數十人東行　上曰此必瓦剌所遣命朱榮覘之得實　上率精兵自間道趍之六月壬寅朔次清流港以深入近虜下令齊力奮擊甲辰駐雙泉海前鋒劉江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數十人來報　上度虜必大至嚴備以待乙巳獲虜諜知馬哈木太平距此百里下令秣馬早發丙午兼程而進　皇太孫以鐵騎五百

護行戊申至忽蘭忽失溫値虜來戰頓山巓不發　上以鐵騎挑戰虜奮而下　上麾柳升等敗之武安侯鄭亨等追擊虜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爲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迸發神機砲銃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亦鬬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

上遙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衆潰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勤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　皇太孫遣騎四出覘視知

虜已遠走　上始還帳中名其地曰殺胡鎮庚戌班師
殘冦有乘高覘望者分兵薄之皆散去戊午囘　畢三
峯山阿魯台遣人來朝命中官王安徃勞阿魯台訖言
有疾不能朝仍賜米百石部屬五千石壬戌駐飲馬河
南岸命成安侯郭亮護將士有疾者先歸巳巳次黑山
勑諭　皇太子頒詔天下七月五日丙子駐禽胡山命
遼東總兵巫凱帥所部還開原所獲馬悉給軍士乘操
壬午次清水源命都督金玉等率將軍敎尉先還京師
庚寅以馬皆疲弱留與和休暇諸將率步軍扈從癸巳
至宣府己亥至沙河　皇太子迎鑾表至八月辛丑朔

上至北京壬寅大宴定功賞惟忻城伯趙彝擅殺運丁
都督譚青受賂揀選不中程都督朱崇擅給驛馬下獄
坐罪十四年九月　駕發北京十一月至京師十五年
三月　駕發京師五月至北京
十九年六月諜阿魯台欲寇邊命諸將嚴備會兵北京
仍運糧口外置運騎於古北口之北十一月議餽運下
尚書夏原吉吳中于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戮其屍侍
郎張本都御史王彰等往山東西河南兩直隸大發丁
壯造車運餉集宣府
二十年二月英國公張輔等議分前後二運前運隨大

軍後運炎之共用騾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餘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總督三月戊寅發京師柳升領大營餘仍分五哨辛巳次雞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俟草青道開逕應昌出不意擣之未晚癸未次宣府四月二日戊子命武安侯鄭亨以萬人修龍門道路收虜所遺馬二千壬寅大兵以次前進五月辛酉端午節次獨石宴從征文武丁卯大閱親製平虜一曲庚午召公侯將士馳射營中辛未次西涼故元

往來巡遊之所癸酉次開安下令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大營居中外分五軍建左右哨左右掖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營外長圍各去二十里丙子次威虜鎮丁丑勑前鋒都督朱榮以哨馬五千伺虜乙酉次開平六月三日戊子饋運至分給將士餘悉貯開平命都督吳成等先赴應昌庚寅次長樂鎮乏水有泉數十躍出壬辰次清平鎮以地平曠結方陣而進癸巳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　上曰此詐也聞大軍出恐擣巢穴故為此牽制疾進兵虜果遁去丙申次祥雲屯時駐蹕有紫雲覆其上遂賜名甲辰次金

沙泊進至沙泉以賊入虜地令前鋒朱榮等領健卒三百人人馬二匹賫糧宵行晝伏探聲息以兵躡後策應七月四日巳未次殺胡原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叛遁者雜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母及妻罵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必欲為逆天負恩寧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為俘囚將死無遺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潢灤之側與其家屬直北遁去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遠信或挾詐誘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驗

之而信召朱榮吳成等還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
輜重以兀良哈助阿魯台為患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令
諸將進擊諭曰官軍至虜必西走　朕以兵從西要之
可以盡獲遂以精騎數萬趍之武安侯鄭亨等率大營
次後行庚午　上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西奔陷山
澤中遇大軍倉猝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夾進寇
望我軍勢盛欲奔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
寇自蹂踐死者相枕藉餘皆潰散其地背河前左皆山
大軍依山而陣　上乘高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
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奔而

右走盡殲之又麾騎兵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
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移陣山下以待
已而寇盡棄其輜重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
兵馳追之寇驚走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
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驅馬疾行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
中須急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
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克等盡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賀辛未　上復以兵循河
而西搜捕殺獲甚衆降者釋之丙子　駕至大營（所在闕書）
以牛羊十餘萬分給將士命寧陽侯陳懋等追餘寇

八月乙酉朔次清漠川都督馬英力戰被創還至黑山
李壬辰次威虜川寧陽侯先敗虜于山谷間再益精兵
千餘設伏令武安侯收輜重先行誘虜來擊大破之死
者過半餘皆遁去戊戌次玻璃谷諸將先入喜峯口候
駕庚子次武平鎮　皇太子遣官來迎以班師書諭
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度居庸關壬戌至北京朝賀
封前鋒左都督朱榮爲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爲安順
伯
二十一年七月戊戌諜阿魯台將復犯邊　命諸將率
兵駐塞外待命分布中左右前後諸軍寧陽侯陳懋等

居前先攻虜之西壬寅發北京甲辰次土木將士畢集設宴微雨命內侍撤蓋雨即止有軍士取田禾飼馬者立斬之戊申至宣府八月己酉朔宴行營積陰大霧九月己卯朔次沙城戊子次西陽河癸未知院阿失帖木兒等來降備言阿魯台為瓦剌脫歡所敗授正千戶諭諸將臣撫督嚴備仍　命恭順侯吳克忠以三千人探之甲寅駐上莊堡陳懋等追至宿嵬山虜皆潰散遇其王子也先土干來降甲子次天城親獵己巳土干入見上慰賜之　賜名金忠書諭　皇太子下詔班師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井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上頗厭兵未許會報至諸大臣力請即日勑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命山西山東河南陜西遼東各選兵以三月至北京其山西兵都督李謙統之先至宣府四月丁丑朔策進士明日以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

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
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親諭諸將告以除暴保民之意四月三日戊申 詔
皇太子監國己酉 駕發北京癸丑度居庸關丁巳次
上木己未次長安嶺宴諸將壬戌 壽節免賀次赤城
庚午自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
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屬以遁及冬大
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
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覘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寇去此不遠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

爲指揮僉事甲戌發西京亭次閱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虜鎮乙卯次開平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心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勅遣中官及所獲胡寇齎往虜幷諭部落罪止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骸爲叢塚瘞之　上親爲文祭焉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鎭戊子召諸將諭以禁暴誅亂止戈爲武凡有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鬬我師者悉縱勿殺壬辰次長樂鎭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乙未次永寧戊丙申次清平鎭郎元之應昌以重車在後分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製詞五章舉爵諭諸大臣曰先帝戒荒淫之失也戊戌次威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衕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

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丙午次翠玉峯　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精擇勇士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次淸泉泊癸丑次金沙灤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勅懋等益加防採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勅諸將嚴兵己未次龍武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殺戈下馬即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

後過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來中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已遠去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　駕駐河上以俟壬戌進次倉石㟧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陳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蚤寒一旦有風雪之

淩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
翠雲屯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不可易遂命班師乙丑
分兵兩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武安侯鄭亨等
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發翠雲屯七月甲戌朔乙
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
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
到此也令所至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次翠微岡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
曰八月中戊子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
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

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用
上大漸召英国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衣運
禮儀一遵　太祖遺制辛卯　上崩内臣馬云孟驍等
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夜召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鎔
錫爲椑一導古礼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
常儀壬辰次雙筆峯大学士楊榮太監海壽奉　遺命
馳訃　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
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度開平次雙塔甲
辰次威虜鎮楊榮等亦以是日至京師設几筵于宫中
遣　皇太孫來赴仍諭　龍轝入長安嶺遺還山西大

同兵將守備乙巳次西京亭己酉次鵬鶚　皇太孫奉
命至發喪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壬子及郊　皇
太子親王以下迎至宮中奉安于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頒哀詔

朱史氏曰　太宗五涉虜庭三與虜遇以全師壓寇
重以　天威何所不靡然終不能掃之至盡蓋其時懲
淇國之敗它將無可任者勢必親行親行矣聲勢隆重
虜皆震慴悉遠輜重以精騎出沒山谷間可戰則戰戰
不勝便走勢固不能盡絕而我亦不勝勞苦且有榆川
之變矣夫太平天子年至六十加五高矣猶介　鑾輿

于金戈鐵馬間驅馳絕塞不啻躬一將之任豈好勞惡逸大違人情誠見兵將尚殭及吾身用之可以懾威靈杜窺伺而它皆非所惜也　宣皇親侍行間克繩祖武遂成喜峯之捷　英皇追慕先烈幾一啟行六師俱罷謀雖發于王振斷必決于　聖衷相傳　英皇在東宫宣皇問曰汝能伐虜否應聲曰能益其志如此嗚呼是豈可以易言哉

金文靖幼孜北征記節文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胡光大廣由安定門晚次清河十一日次沙河楊勉仁榮始至十三日度居庸關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臣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彷彿也其夕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借送三皷取去僅以氈衫覆而寐天明視之其上皆霜臥傍積雪

盈尺十四日發永安甸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　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瑶璀璨光輝奪目眞奇觀也午次鎭安驛十六日早發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之則元時官酒務每歲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曰此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歐陽玄誤碑尚存西北崩處土石猶新下郎渾河流出蘆溝橋有

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止行里餘路甚窄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掬兒山路險如雞鳴石巉然下壓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畏人車馳馬驟毛髮栗然既過山漸平　上勒馬登高岡召三人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山岡賜食十八日次宣府二十日抵大同二十三日蹕宣平二十四日行數里度一河水及馬腹甚迅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

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股戰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
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太爲全大風寒微
雪二十五日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三人曰此城朕所
築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猶能
度山皆碎石若此果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
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
時蹶問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
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
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
看山則盡在下矣風沙眯目細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

柴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隄而下地滑馬多什者午後至與和城北下營時塞甚從者皆不至惟都督馬駝先來有帳房要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　上召獨光大往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復借送風益急帳房不可設以行李堆起略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蹕與和

上駐馬營前召三人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

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論　上分布諸哨掖駐與和者十日三月七日早發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鴨鵝鴻雁之數滿其中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　上指示山謂三人曰此大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在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八日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次日大閱誓師又次日早發山谷平曠

望東北有山頗高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壘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漸近一山見諸軍于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視并示三人觀之又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鹻池又十餘里過淩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淩霄峰凡五日十六日五鼓發　駕由東路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三人由哨馬路逕入橐駝山谷中山重壘頂皆石

山下有泉水一滿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道北蕭然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師過見三人亦下馬同立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䬪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與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想也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麪忽寧陽侯至要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黃羊天鵝野馬飲燒酒兩杯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徃探待回報相與同徃飲畢又候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尋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予等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

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行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遥望山外有火光以爲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過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過半値微雨予二人相顧慘慘俟天曙鞴馬復

行兩雪交作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同息于此去僅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皆有怛然之色十七日早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促行五六里徃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徃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故遂備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云

昨　上在途屢召　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將令者三十輩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無頃刻忘也十八日蹕錫水磧傳　旨清遠侯取馬鞍付幼孜十九日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二十日蹕環瓊圖出塞皆沙沱至此漸見榆林烏鳶午次壓虜川水多鹻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之　二十二日午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午

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濼也地理志云鴛鴦濼在宣府此去宣府遠未必然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指點遼東長白山去可千里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疑即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有海子出鹽色白瑩潔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大甘泉北七十里二十九日次清泉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躡凡七日四月

初五日午發晚至屯雲谷初六日早發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午次玉雪岡見　上帳殿月光大衣狐裘煖帽笑曰今日爲冷學士矣初七日行十餘里遙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罕登不則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勒大字初八日午次鳴鑾鎮初九初十日蹕駐化甸十二日早發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輙跲凡二十餘里見美石如珑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蹕楊林戍十六日飲會胡

山頂有巨白石勒銘紀行十七日次香泉戌十八日午至廣武鎮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于此西南山峰有石　上命方賓與三人選最平者書而刻之忽風雨至遂下山有靈異故然遂命之曰顯靈翠秀峰　上登之三人皆從晚次高平陸載水晚炊二十一日次捷勝岡即其名大書三字二十六月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戸自瓦剌回隨　駕同行聽言瓦剌事夜命寫勑無臬以甎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

石元氏諸王壄其下晚至長淸塞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指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五月初一日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私念青山白雲于玆信然　上曰此山甚高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眞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逢見臚朐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久之駐營河上名其地曰平漠鎮初三日順臚朐河

東行午至祥雲嶺初四日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巳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同進初五日早發初九日　上以精騎逐虜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清遠侯護軍十一日移營入土城中二十一日　上破虜同叩見寫平胡詔二十二日起營三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艱難晚次威遠戍無帳房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濶可三四尺上覆氊衫下以氊條藉地僅蔽風雨予與光大二人同卧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發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壓衣服皆濕雨止發

威遠戍度臚朐河人馬鞣秦雨過水漲洊及馬腹登岸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被召侍立帳殿外馬驚幾失去二十四日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令皁隷采蘆葦鋪地用馬屜及氈席鋪之加毛褱于上略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褱皆潤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水稍深據鞍俯視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腰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河水益深傍河行十八里馬都督當治筏所採皆柳枝並無區

畫指使別渡又行十餘里遇東寧指揮裴牙失帖木兒縛筏先渡子輩及行李訖然後自渡復炊飯食于三人再三辭謝乃以鮮魚爲餽裴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百人扈從輕財好義觀其所爲勝尋常倍蓰矣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光大備擧裴牙失帖木兒以對 上歎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 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木次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詛風雨葢虜中有

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罔初
二日經闊欒海子　上令往覩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
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遥望無畔岸但見水高如山白
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無
不然者獨此水遠見甚高近則極下此理殆不可曉覩
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
其中故大遂賜名曰玄㝠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次雄
武鎮明日次清胡原又明日次澄清河初六日度河穿
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
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復起營夜至清楊戍初七日發清

楊戍凡四渡河水甚急午次克式克喇華言牛筒山山甚險扳繞河攢簇松林　上曰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次蒼松峽兩岸坡陀間樹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問之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景物鮮好甚樂之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没復起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黑旌旗甲仗咫尺不能辯紛孜等從實嘉須臾莫知其

處但前騎皆不能行始下馬立半山間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待　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地勢予等下馬被甲復上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偽降先是　上已豫料書勅一紙以待至是從陣前召取馳馬以進　上曰虜以詐來朕亦紿之乃以勅付去者又行數十里駐兵山谷中時甚熱日昃不食饑疲殊甚忽皂隸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水淘食之甚甘俄陣動亟策馬前行聞砲聲左哨已與

虜敵虜選鋒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師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于三人同方尚書隨實義前進　上亡駐兵靜虜鎮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從之往返已百餘里入夜方至營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且又饑渴移時皂隸載水飯如前共食益甘之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臥風露頗寒以箭插地覆鞾衫于上傍風冷冷襲人雖甚倦目不交睫須臾五鼓起坐待旦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于草間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

得水遂徃飲馬于與勉仁馬多陷泥中將渴甚水皆成
泥不可飲乃囘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
稍至取穴就炊食畢卽行晚次駐蹕峰十一日　上先
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皆隨都督金
玉黃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
重進次長秀川輜重彌望十二日隨川東南行虜棄牛
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囘囘津十三日光大斃一馬午次
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久方囘營
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十四日行
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

上按兵河曲以討敗之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次玉潤山十八次紫微岡十九次青陽嶺二十次清華原二十一次淳化鎮二十二早發渡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乏予駐馬先渡渡訖復以渡光大既渡以爲無水矣復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再渡兩河泥陷及馬腹晚次秀水溪二十三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三人下馬暫息眄望出峽杳不可到至暮遂次峽中二十四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次

永寧戍二十六次長樂鎮二十七早發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蒱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下山營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某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二十八發通川甸晚次金沙宛二十九發金沙宛是程多水途邊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璨谷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初二次開平營于斡耳朶華言宮殿也元時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烟野草之

間矣初四日次環州初五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衣靴皆濕初六次安寧驛初七經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牆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晚次盤谷鎮初八早發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峭對如行夾城中晚次獨石初九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水泛時此處最險初十次燕然關十一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五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後北征記

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親征馬步官軍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光大庶子楊勉仁偕扈從辰時由安定門出四月二十五日小滿次玉雪岡明日次玄石坡大風明日次鳴轂鎮又明日次清風鎮無水大風患瘡以爲坐馬難晦日晴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二日癸酉次楊林戍初二午次禽胡山次日瘡甚　上命太醫賜膏藥初七陰大風寒晚次香泉戍初八陰風寒次廣武鎮即哈剌莽來夜雨初九大雷雨下雹如雪積二三寸初十次懷遠塞二十三日次飲馬河至六月初一於癸初

二日循河行二十餘里下營午炊再行暮次崇山塢無水晡宿初三晨發午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營建宮殿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開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上率精兵擊大敗之七月初一日回至玉帶川八月初一

日還京

桑民懌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明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朝　大祖高皇帝聖明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未清沙漠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冠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于嘗試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親勤率諸將不憚

逐虜之路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之策悉已熟于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柔公名悅自有傳係親允明所探極言其跌宕自喜而實不盡然其文不少槩見此作儘雅飭有規矩繩之則知其爲人之大略也

朱史氏曰　文皇親歷窮荒大申撻伐師武臣力各以職事效勞不必言獨三儒臣單騎從軍栖息一帳房每每失去風砂飛撲冰雪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野當時死者給事中張益以子鳳貴求文于劉侍講得傳他之泯泯者恐不少也　聖王英略憂勞天下掃淨胡

塵不憚屢駕軍旅中府 時顧問大書特書于此攸賴諸
君子感激知遇委身行間意氣涯遠生死都置度外讀
北征記宛然在目文與國史相表裏前記自敘危苦頗
詳芟而存之有是君有是臣其不自 逸如此太平日
久人臣養尊處優奸諛 先朝故事設身處此當作何狀
亦可灑然變色矣

我朝順治七年征喀兒喀國什圖汗去一次過
榆序山康熙三十五年春二月朔 [illegible]
皇上親統六軍由此路到吐勒河去榆序山二十里
西路大將公費揚古在三山石洛木鐸[illegible]

平高煦

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庶人平之庶人高煦　文皇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郡王稍長者學于京師高煦與焉　太祖本眷注　文皇于其諸子尤所加意世子厚重篤好經史彬彬有人君之度煦獨不肯學日與晉恭王三子濟熿周定王二子有勲遊嬉輕躁無行且姤世子毋有輕傲之色不爲　太祖所愛建文初從　仁宗奔喪京師任情縱恣盜舅氏徐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北兵起　仁宗居守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

之戰北兵稍郤煦適引胡兵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勉之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即位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煦屢屢稱二殿下有大功非人臣相 上遲回久之卒以世子乃 太祖所立且居守功高長幼分定又 世子仁孝 王孫英武徐妃彌縫于内諸侍臣諷諭于外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上及 仁孝皇后遣 皇太子問故煦大言曰我何罪黜萬里外 太子曰 父皇性嚴難犯只婉辭曰不欲遠離其可煦曲聽復于 上乃得暫留京師遂請得天

策衛爲護衛矜詫曰天策上將唐太宗之號也此豈偶然復乘間請兩護衛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仁孝皇后崩　文皇北廵　仁宗監國煦益橫歲收祿米別爲大量率加三倍强奪商民財貨私造兵器用漆皮船教習水戰別置軍三千不隸籍兵部陰蓄壯士盜刼爲兵馬指揮徐野驢所擒大怒縛至以鐵爪撾殺之私撼支解無罪人投之江僭用天子車服監國屢諷戒不聽又數行譖撼　監國岌岌其官寮得罪者甚多侍　上北京其世子瞻壑等皆從煦屢請還京　上留之不從欲留瞻壑亦不從　上怒行時令羣

臣勿送而長史程石琮紀善周巽等坐不能匡正皆斥為交阯吏以蔡瑛周岐鳳代之岐鳳數諫煦煦假他事送錦衣獄　監國以錦衣獄非王府得送為曲敎諭以解十四年改國青州曰瘠土又不肯行　上復北巡煦益選各衛壯軍以隨侍為名敎習武事造作器械　上益疑勑管府事都督歐陽青盡發還之　上方留北京深慮根本趣南歸密訪煦舉動悉得其謀大怒因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數十事命中官黃儼等守之將廢為庶人　皇太子懇救解　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爾欲養虎自貽患耶　太子跪曰彼誠無狀未必

有害臣之心　上曰吾爲父乃不能知子彼方以世民自任目爾爲建成顧我非唐高祖耳削其兩護衛止存一衛執所狎暱人誅之發詔徙樂安州促即日行　上顧謂　東宮及　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太宗北征屢駕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煦日亦遣數十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仁宗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

日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且數日骨肉間讒搆至此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　皇陵于是封高煦嫡子瞻垣爲漢世子次瞻埈濟陽王瞻域臨淄王瞻坪昌樂王瞻塏淄川王瞻坪齊東王瞻堉任城王瞻垠海豐王瞻𡌴新泰王未幾　仁宗大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太子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狥其意求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材料有使臣還言漢王已反四出刼掠軍民上告變者益衆送駝馬者皆奔還　上曰其果然邪將元年八月壬

戌朔煦遣枚青潜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衣繫靑
聞於朝密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
矢旗令眞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
後軍諸子各監一軍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
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
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棄其家變
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陛下猶遣中官侯泰賜書煦言昨枚青
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

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衷悃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唯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數倨不拜勅南面坐詭泰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皇帝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傍有言送駝馬者皆驚走煦大笑曰吾固知其怯今中朝必大震無能為矣泰懼唯唯歸　上問煦何言泰曰無所言又問治兵如何對無所見　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　上大怒泰曰事

定必治甲子煕遣百戸陳剛進疏言　仁宗遵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姦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汙蔑乘輿　上夜召原吉等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葢假卿以與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原吉坐屏左右語議遣陽武侯薛祿討之輔臣榮力言不可曰昨見命將即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且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煕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

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姦諜乙丑勑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勳守居庸關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分守京城毎門各增旗軍六百人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王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

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率兵二萬
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蹕水河鋪馬上顧問從臣曰
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安樂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
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京師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家在
樂安不肯棄而南走煦外多誇詐内實怯懦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丙子　駕所過見有
司集民修治道路　上命散遣之且諭曰茲秋成之時

民皆急於救護道途通行者其免除治役重勞民戍京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禁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神武英暢詞旨明

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　駕至鹽山縣
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
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
可　上曰兵貴神速彼倉卒舉事何暇深謀設伏且亦
無兵可分大軍直抵城下營阱中虎爪牙安施烏合洶
洶且自潰矣遂行日暮過慶雲夜分至陽信二縣吏人
皆入樂安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
中黑氣黯黯分兵壁其四門賊猶乘城舉礮我發神機
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
勑諭高煦再遣勑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煦者煦大

懼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許之是夜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火光燭天壬午移蹕城南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邏騎所執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煦且命御史于謙數其罪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衛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 其時天久不雨班師之明日連雨道途泥濘 上望見軍士衣皆霑濕挽曳輜重者多困下

令休息復　蹕樂陵黃家店命中官傾槃煦父子先赴
京師錦衣衛九月初六　上還京出　御製東征記示
羣臣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
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
爲民朱榮榮子義天津鎭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
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楊誠河間衛鎭撫溫英滄州
衛指揮鄭典鎭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權仗
數日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
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發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
京鎖禁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

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輒起積炭其上然逾時火熾銅鎔庶人灰矣諸子皆死今南京織造機房即煦舊邸人猶稱漢府云

喜峰口外破虜

宣德三年八月十四日癸巳　上御奉天門召諸武大臣諭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來擾邊今農務將畢朕將因田獵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士馬以俟乙未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將京營及徵到士馬悉行簡練其畿內諸衛及薊州以東悉選精鋭俟扈從丁酉英公進官軍實數　上曰朕此行豈爲田獵國家雖安不可忘戰但以邊民患虜因此閱武修備乃可無患又曰天氣漸寒往復多至踰月士卒須得溫飽遂令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更加三斗爲乾餱仍給胖襖鞾鞋從

征文武准永樂例給脚力馬騾儀從悉與行糧勑所至勿得科擾進獻道路通行者毋集民修治都督陳景先修濬河橋可度馬軍而已既度即撤勿多費困民戶部自通州至遵化諸驛各備一宿糧芻兵仗局各給將士介冑癸卯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吳中侍郎王驥施禮僉都史晏如太常卿楊溥等各率所屬扈從駙馬廣平侯袁容少師隆平侯張信兵部尚書張本等居守禮部奏定留守事宜勅將士申號令整軍容恤下無擾百姓丙午前鋒軍先發凡邊衛兵官雖犯死罪以下悉贖還職丁未　駕發京師

度潞河駐　蹕虹橋誓師嚴諭諸將九月庚戌朔入薊
州境見田疇獲後多有滯穗甚喜曰使他處皆若此朕
何憂焉所經州縣官耆老俱慰勉之辛亥至石門驛喜
峰口守將報兀良哈之衆萬餘人入大寧駐會州將至寬
河　上曰天遣此虜投死耳進　蹕石門之東召問諸
將或請擊之或請益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但謂吾
無備故敢此來若知朕至便當驚走須擒之不可縱也
然此出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并進慮緩
事機虜聞風且逸去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可
覆而獲也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

在多深入則不足逆戰則有餘矣壬子　勅遵化縣簡
精銳如數人二騎各持十日糗糧以俟癸丑勅駙馬西
寧侯宋瑛武定侯郭玹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曰今虜
寇犯邊朕親往征之爾等率領在營官軍暫駐遵化須
紀律嚴明晝夜詳慎凡事諸將同議停當而行軍士有
侵擾百姓及盜取者悉斬以徇告人得實量給賞賚候
別有勅汝移營前進其文臣扈從者悉留營中惟太子
少傅楊榮從發遵化　蹕灤陽驛甲寅至喜峯口內是
日定遼右衛指揮潘雄遇虜力戰死雄盩都人總兵巫
凱赴興和雄為前鋒至瓊峭山遇寇與戰被圍數重援

兵不至中矢斃乙卯出口外夜潛師馳四十里昧爽至
寬河距虜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悉衆來戰
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支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軍中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擒之悉獲其生口
馬牛輜重丙辰斬其渠首遂駐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
擣其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
之有密言于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
留亦任所往朕為天下主顧獨少此二人耶果欲去雖

朝夕置于左右終去寧能又數又曰只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倘一人反使之害疑朕
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豢養恩况于人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勑送所捕獲入關命西寧侯宋瑛等移營前
進　蹕會州重陽節宴文武大臣諸將捕虜先後至
上喜大槩親製詩歌慰勞之辛酉諸軍大會阿魯台朝
貢使者至宣府遣中官往勞之壬戌發會州駐蹕將軍
店以平虜奏　皇太后書諭諸王并勑在京羣臣命虜
中所擒止誅首惡餘悉解縛給食忠勇王金忠獲虜寇
數十人馬騾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內廚酒饌

而飲以大金爵所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從至賜亦如之　上顧侍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旣用之卽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脫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惑于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必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任信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癸亥　上先命諸將搜虜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十之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命留二萬人候之甲子班師發會州招告天下駐鐵將軍店丙寅入喜峯關仍勑各邊嚴備毋謂已安遂可忽也遣近臣巡關

監關下有猛虎數出爲害命都將李玉率壯士往捕
上與羣臣往觀虎入圍中　上引弓一矢中之遂爲壯
士所擒　上笑曰亦爲生民除一害也丁卯　蹕遵化
縣庚午　蹕三河縣京師進平胡表至辛未仍　蹕虹
橋命過通州二十里駐營諸將皆以明日可至京師
上以前奏　皇太后二十四日至京朝見不可爽命扈
從臣以半先歸癸酉入京謁告上壽甲戌羣臣畢賀諸
將次第皆至所獲不可勝計平虜之績此爲最盛云普
賜筵宴錢

四年　上閱武郊外五年九月乙卯　上巡近郊凡五
日還十月以農事既畢將西巡　勑豐城侯李賢都督
張昇兵部尚書張本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太監楊瑛
等守皇城內外一應事務與李賢等同心計議毋偏執
誤事丙子　駕發京師蹕玉河諭成國朱勇等今農雖
收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
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申令各營悉知
之丁丑　蹕龍虎臺命軍士皆先出關光祿寺賜從官
酒饌晚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尚書蹇義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至幄中問郊外民事及邊備久

之復命尚膳賜輔等酒饌　上親酌而飲之即諭道中
見聞有當言者勿隱戊寅　駕度居庸關蹕岔道己卯
獵還中官進鹿兔於　皇太后且奏十一日出關天日
晴和隨行將士欣悅禾稼有收邊備亦飭關外軍民足
給皆聖母仁恩所覆無煩　聖念勑恭順侯吳克忠遂
安伯陳英武進伯朱冕太監劉順等循例出境燒荒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歲晴煖然關外氣候旦
暮不一宜預備軍士衣鞋其即遣人馳往北京運來給
之庚辰　蹕岔道辛巳　蹕懷來壬午　蹕雷家站召
諸學士諭曰明旦度雞鳴山梁道險隘車騎湊聚難進

卿等愼之寧緩勿速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然此行所喪亦不少衆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以建也真後世帝王之監戒　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太宗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常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癸未　蹕宣府之泥河都督譚廣入謁　上勞曰卿　祖宗時宿將自守邊以來安靜無事皆卿之功簡在朕心未嘗忘也

[illegible][illegible]綵文綺衣一襲鈔五千貫又諭廣曰扈從將士敢
[illegible]往擾人者悉禁以來晚召蹇義楊士奇金幼孜諭曰
朕明日前行兩程至洗馬林卿三人皆年高不任驅馳
可暫留宣府朕往復只五日即同歸矣又命行在吏部
刑部都察院太常寺及六科都給事中等官皆留宣府
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甲申　蹕老鴉站乙酉　蹕洗
馬林工部運軍士衣鞋至自北京　上命尚書吳中等
即日散給丙戌　蹕洗馬林　上親歷城堡營壘徧閱
士馬鎧甲旗幟皆稱　上大悅召見諸帥咸加賞勞丁
亥　蹕洗馬林遣物諭太監楊瑛等曰朕二十一日旋

師二十五日至京爾等宜敬謹奉侍　聖母皇太后不得出城迎接是日獵晚　上御幄殿楊榮等皆侍　上問人君馭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戊子囘鑾巳丑蹕泥河命都督郭義沈清及太監袁琦率軍士留宣府等處圍獵諭之曰非以爲禽也慮虜寇知朕還京或爲

邊患如遇有警爾等協同備禦不可輕忽仍戒士卒不許擾人違者一體治罪庚寅　蹕懷來辛卯　蹕岔道壬辰　駕至京師六年十月丙午　駕往西湖庚戌還九年九月　上臨朝諭羣臣曰武有七德保泰安民二也況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帥六師巡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癸未發京師乙酉出居庸關獵于岔道戊子次懷來出　御製詩示楊士奇等命和庚辰　蹕宣府阿魯台之子及其黨皆來歸撫納之庚子回　鑾十月甲辰朔　上次龍虎臺丙午還京　終